

龙定盒全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二一九四五)

黃仲則年譜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黃逸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必 有
所 印 究

(本書校對者陳嘯仙)

龔定盦全集敘

魏敘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曰定盦文錄。又輯其攷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外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壟，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諸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于古，古則復于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能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荀况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潰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駘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躡勒差而出人，况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閭，金水內景，則外閭。外閭斯內照愈專，君憤於外事而文字，鑒奧洞關，自成

龔定盦全集 序

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涸之深淵，緘之鐵石，土花鏽蝕，千百載後發，爛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鞏祚，字璣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尤好西方之書，指猶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之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魏源源纂。

曹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降，沈時執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醴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嶺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

人道。出則陳謨納諫，實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蠶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龍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鱸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蛭丸蛛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薺荷，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梅，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鬯草，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鱗趾鬚鬣，騏驎徵籛，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礪移符，寔莢應月，以成朔望，薏苡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難駭，朱英環帶，紫脫躡聯，赤雀卿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實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

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蓋屋鉤盤，夷西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返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杰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寇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信屈而聳牙也，則似墨似騷，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瞻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

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齋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齋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齋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撫山巖空青珊瑚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資之，爲鬱鬱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壤孔子宅，壁中間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領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齋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暮耳。定齋往矣，定齋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齋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繇謹纂。

吳跋

定齋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輒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

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謬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鑒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謬，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爲謬，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朱跋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執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浸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續、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槩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姪搜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

治家治國 宜古宜今

曾文正公全集

再版二萬部 特價售二折

本書初版一萬部。發售預約以來。以內容宏富。取價低廉之故。二月之間。即已告罄。現因邊遠各省。紛紛函購。熱烈提倡。敝局不得不仍本普及大衆之初衷。不惜犧牲精神與物質。再版二萬部。發售特價。祇收二折。以免向隅。至於標點校對等處。精益求精。力謀完善。

●全書六百餘萬言●新式標點

平裝二十册 定價十二元

精裝四厚册 另加裝費六角

▲特價祇售二一折▼

○外埠函購寄費每部四角六分○

本書類目

曾文正公奏稿	曾文正公批牘
十八家詩鈔	求闕齋讀書錄
經史百家雜鈔	鳴原堂論文集
經史百家簡編	孟子要略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治兵語錄
曾文正公詩集	曾文正公日記
曾文正公家書	曾文正公年譜
曾文正公家訓	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榮哀錄
曾文正公雜著	(共計十九種)

上海麥家東方書局發行

各省大書局均有分售

目次

卷一 文一

- 乙丙之際熟議第一
- 乙丙之際熟議第二
- 乙丙之際熟議第三
-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治學）
-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勸豫）
- 乙丙之際熟議第八
- 乙丙之際熟議第九
- 乙丙之際熟議第十六
- 乙丙之際熟議第十七
-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 五經大義終始論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 六經正名
- 六經正名答問一
- 六經正名答問二
- 六經正名答問三
- 六經正名答問四
- 六經正名答問五
- 大誓答問第一（論伏羲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大誓答問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大誓答問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大誓答問第四（論今文篇數具在）

大誓答問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大誓答問第六（答客難）

大誓答問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大誓答問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大誓答問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大誓答問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大誓答問第十二（論尚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大誓答問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大誓答問第十五（論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

之誤）

大誓答問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大誓答問第十七（論隋史稱二十五篇之謬）

大誓答問第十八（論唐人稱三十四篇）

大誓答問第十九（論僞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大誓答問第二十（論近儒遞同）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三篇，處處

不合）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論大誓逸文有二種）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論東晉爲古文乘虛而入）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不定律篇答問十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不冝教律篇答問三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律目篇答問十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律細目篇答問九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人倫之變答問八事）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

家塾策問二

葛伯仇餉解

卷二 文二

古史鈎沈論一（覘恥）

古史鈎沈論二（尊史）

古史鈎沈論三（志寫定羣經）

古史鈎沈論四（賓賓）

尊史
尊史三（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尊命一

尊命二

尊任

尊隱

宥情

煥涼

論私

抱小

平均篇

明良論一

明良論二

明良論三

明良論四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發大心文

表孤虛

非五行傳

卷三 文三

農宗

農宗答問第一

農宗答問第二

農宗答問第三

農宗答問第四

農宗答問第五

京師樂籍說

述思古子議（諷書射策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撰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五首

北路安插議

西域置行省議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龔定盦全集 目次

說宗彝

說屬

說衛公虎大敦

說刻石

說碑

說印

說月晷

釋風

臣里

廬之推

卷四 文四

春秋決事比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蒙古像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聲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冊降表序

蒙古寄贖表序

烏梁海表序

青海志序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序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

干祿新書自敘

長短言自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禮部題名記敘

徐尙書代言集序

江南生彙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懷甯王氏族譜敘

江左小辨敘

鴻雪因緣圖記序

邵子顯校葉婁東雜著敘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陳碩甫所著書序

江子屏所著書敘

陸彥若所著書敘

張南山國朝詩徵敘

錢吏部遺集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瑯文集敘

續溪胡戶部文集敘

四先生功令文敘

金孺人畫山水敘

支那古德遺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栞圓覺經略疏後序

卷五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書蘇軾題臨臯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跋北齊蘭陵王碑

識某大令集尾

跋破戒草

跋少作一卷

顧學士像題辭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南唐五百字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送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送徐鐵孫敘

縱難送曹生

敘嘉定七生

擬上今方言表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御試安邊綬遠疏

卷六 文六

擬釐正五事書

上大學士書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賈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論青海事書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答人問關內侯

答人求墓銘書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與陳博士箋

與江居士箋

與江子屏箋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與人箋五

與人箋六

與人箋七

與人箋八

論京北可居狀

卷七 文七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銘

曹尙志碣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殤女碣

潘阿細碣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明按察使僉事金君石闕銘

京師悅生堂刻石

宋先生述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吳之灋

杭大宗逸事狀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書果勇侯入覲

記王隱君

松江兩京官

主客司述略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問經堂記

龔定齋全集 目次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湯湖吳公文

金侍御妻誄

定齋八箴

定齋七銘

寫神思銘

黃山銘

紙冢銘

天琴頌

知歸子讚

燕昭王求僊臺賦

水僊華賦

戒將歸文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捕蠹第一

捕熊羆鴟鵂豺狼第二

捕狗蠅螻蟻蚤蟹蚊第三

石言

卷八 詩一

破戒草

破戒草之餘

卷九 詩二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卷十 詞

無著詞選

懷人館詞選

影事詞選

小奢摩詞選

庚子雅詞

附錄

定盦年譜彙本

定盦先生之歿，邵陽魏默深氏輯其文十二卷，爲文錄。考證雜著詩詞又十二卷，爲外錄，其書存否，今不可知。余所見刊行之本，始有武林吳氏本，繼有平湖朱氏本，吳刻爲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又補刻文補一卷，詩三卷，詞五卷，朱刻爲補編四卷。數十年來，吳刻本多漫漶，而朱刻本亦不常見，所習見者，粵書賈以吳朱二本翻槧者也。亥豕魯魚，不可究詰，讀者頗引以爲憾。癸卯歲得吳

中章氏校本，數之，始稍復其舊。今年春，又得嘉定黃氏校本，再斟之。釐正者又數十條，頃又得豐城余氏本及寶晉齋石印本，均爲向所未見者，其中增損頗復不鈔，則再斟之。綜余前後所獲見者，爲刊若校，凡七本矣。至其異同，則以朱刻原本校，翻槧本多治學勸豫賓賓覬恥尊命二乙丙之際，塾議一二三八首，其中五首，本與吳刻本復出，而尊命二及塾議一三則又翻槧本所妄刪者，余刻本以吳刻文補爲補編，以朱刻補編爲又補編，刪其復出者，惟塾議一亦刪。而別有三補編一卷，爲文七首，曰春秋決事比序，曰跋北齊蘭陵王碑，曰水僊華賦，曰明良論，一二三四而石印本復改余刻之補編爲餘集，亦曰少作，刪其首二首，而冠以定公自跋，其所据何本，不可知。觀其名與跋，殆亦定公所自定歟。吳跋稱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未知卽此否。惟篇數未符。蓋統各本以較翻槧本文之溢出者，凡十一首，而復於他書搜得農宗答問，大誓答問，春秋決事比答問，鴻雪因緣圖記序等，爲各本所無者，又三十七首，計定公之文，余所得讀者二百七十有二首，爰校讎而摭比之，釐爲七卷，又合詩三卷，爲二卷，詞五卷，爲一卷，都十卷，不敢自私，付諸活版，而特著其顛末如此，其始終與於是役，並出其年譜彙本，俾綴集尾者，嘉定黃子頑公，卽原校是集者也。至定公之文學經濟，先達諸公論之已詳，茲無贅焉。宣統紀元己酉六月，吳江薛鳳昌識於蘧漢齋。

校訂定盦全集卷一

仁和龔自珍璣人撰

浣溪楊鑑吾點定

文一

乙丙之際塾議第一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迄乙丑，再決南河。更有食於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於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究。其食於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吏食於市官者笑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生齒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日尊。權日尊，氣益威神，胡爲衰客爲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紬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覩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覩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潰，有所潰，有所化，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尊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於下，鬱者莫言於上，皆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於是龔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潰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常世事實也。如吏之言，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詆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官庫弗分，受其禍不受其權，然後

察十等之有無而輟之氣！

按此篇一作箸議第一，文亦互有增損，附錄於左：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屢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瘵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一作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清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一作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闔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一無抑字）巷無才偷，市

無才黜，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尠君子也，抑小人甚尠。（一無此二句）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一作而才士孤根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晉笑貌亦僇之。僇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僇爲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一作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僇之，十年而僇之，百年而僇之，才者自度將見僇，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悻且悻，且瞋然瞋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曩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悻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屬，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咸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稿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謫士勇夫（一作不忍薄才人智士）而厚蒙驚厲，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塾讀第三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覩？曰：異哉，親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邱抄之獄，獄之舛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器物之位置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

則部必駁之，視獄不自書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曰：臣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思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縛，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於父兄之弗同，部有所攷以甄核，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是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貲來者曰：女未知仕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汝父兄且攝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女之學術文義，皆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佐雜書小獄者，必交於州縣，佐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交於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於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獄者，必交於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下客，必納交於部之吏，督撫畏此人矣。吾睹五：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號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鵠視，蔓引而蠅擊，亦有愛憎恩仇，其相朋相攻，聲音笑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滿弗與徙也，各行省又大抵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於是共之；宮室車馬衣服僕妾備，吾睹七：七者之嗜，非憂，非劇，非醒，非瘡，非鞭，非箠，非符，非契約，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顛倒上下，哀哉，誰爲之而壹至此極哉！

乙丙之際箴議第六（治學）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目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一作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

紘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未必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擾勸，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觀三四（一作九州謠俗戶闔未覩）。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一作其惑也，轡古以駕今，囂然異寡過者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箴議第七（勸豫）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